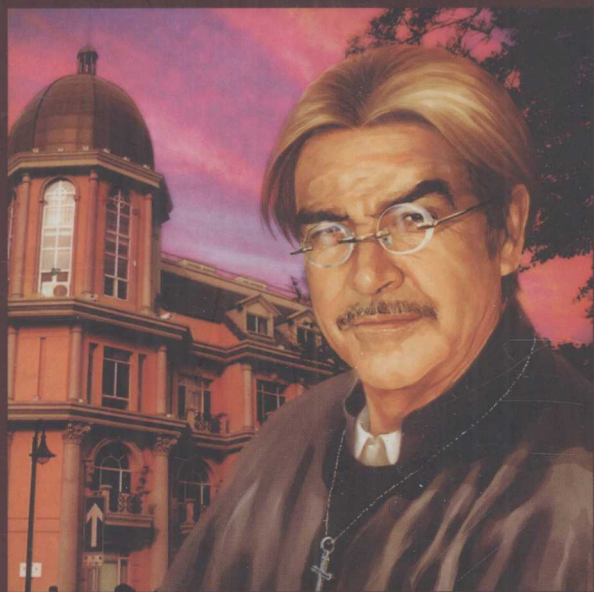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 译 本 ◆

布朗神父探案集

[英国] 吉·基·切斯特顿 / 著 马建玲 / 译



A Collection of Father Brown Stories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朗神父探案集/(英国)吉·基·切斯特顿著;马建玲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4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黄祿善主编)

ISBN 978-7-5354-3433-3

I.布…

II.①吉…②马…

III.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2416 号

策 划: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27-87296661 027-87296665)

责任编辑:曾 莉 李 易

装帧设计:陈必琴

责任印制:左 怡 澹台芳

封面绘画:胡 琳

插图绘画:李 晨等

排版制作:胡金娥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委托发行电话:027-87677282 传真:027-87677299)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凸版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3.5 插图:8

版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1.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754624)

常年法律顾问: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斯·布洛格不但给他以爱的慰藉，还帮他找回了自我。从此，他恢复了基督教信仰，坚定了一生奋斗的目标。1895年，他离开那所大学挂靠学院，开始在伦敦“雷德韦出版社”当编辑，并陆续在《演说家》等报刊发表了一批作品。经过数年恋爱，他和弗朗西斯·布洛格结婚，开始了持续35年的幸福美满婚姻。此后不久，他带着妻子移居到伦敦郊外的比肯斯菲尔德村，专心写作和讲课。190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老头儿玩耍》。紧接着，文学传记《罗伯特·布朗宁》（1903）、《查尔斯·狄更斯》（1906）以及长篇小说《拿破仑在诺丁希尔》（1904）、《那个人叫星期四》（1908）也相继问世。1913年至1914年，他应邀为《先驱日报》定期撰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发起了分产主义运动，以后又担任“分产主义者联盟”主席，积极鼓吹私人财产应以最小单位在全社会重新分配。布尔战争期间，他采取了同情布尔人的立场。1922年，他摒弃基督教圣公会教义，皈依罗马天主教教廷，之后写了若干神学指南书籍，其中包括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托马斯·阿奎那的传记，并接受了爱丁堡大学、都柏林大学、圣母玛利亚大学的荣誉学位。他还被英王封为二级爵士和圣乔治勋位。1936年6月14日，他在比肯斯菲尔德逝世。为了表彰他对天主教事业做出的贡献，罗马教皇授予他“天主教信仰卫士”称号。

吉·基·切斯特顿生活的年代，正值英国资本主义由强盛、稳定转为衰落、动荡之际，期间文化哲学新潮不断，文学家辈出，如赫伯特·威尔斯、约翰·高尔斯华绥、萨默塞特·毛姆、鲁埃尔·托尔金、伊夫林·沃、乔治·萧伯纳等等。不过，一般来说，这些文学家由于客观条件所致，所涉猎的文学类型并不宽泛。而切斯特顿却几乎涉猎一切文学类型，无论是诗歌、小说、评论、戏剧，还是传记、杂文、特写，均有大量佳作。切斯特顿的诗歌，韵律感强，用词典雅，易于上口。代表作《白马谣曲》述说象征基督教势力的英格兰亲王与象征异教徒势力的北欧酋长之间的殊死战斗，场景十分动人，其中不少章节在

的事情。……那四个相当诚实的人说没人进入那座公寓，他们的意思并不真是指没‘人’进去过，而是没有他们所认为的你们要找的那种人。有一个人进去又出来了，可这四个人从没留意他。……一个心理上的隐形人。”（《隐形人》）又如在《不翼而飞的金鱼》中，偷窃金鱼的詹姆森利用了人们视觉和心理上的盲点，制造出一个神秘的阿拉伯人形象，犯下了一起看似从逻辑上无法解答的案件。其实詹姆森用来装饰自己的头巾和乐器，是两件博伊尔早已十分熟悉的道具。只是博伊尔对这些道具和詹姆森本人太熟悉，反而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下意识地认为偷窃金鱼的罪犯来自遥远的阿拉伯和印度。“别忘了，有这样一条普通的真理。有时，越在眼前的事物反倒越容易被你忽视，就像你很容易忽视自己一样。”（《不翼而飞的金鱼》）

不过，吉·基·切斯特顿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单纯地模仿爱伦·坡，而是在模仿、借鉴的同时，融入了自己的独特创造。尽管小说中也有案情调查，也有逻辑推理，但作品强调的不是破案、解谜，而是犯罪的动因暴露和挖掘。在《断剑的标志》中，卡莱尔将军的犯罪动机简直令人发指。“聪明人会把一片树叶藏在什么地方？藏在森林里。……要是没有森林，他会创造森林。……要是想隐藏一片枯叶，他就会制造一片枯死的森林。……一个人要是不得不藏起一具尸体，他就会制造一地的尸体来掩藏它。”在这篇故事中，为了掩饰自己的卑鄙行径，卡莱尔将军杀死了墨里少校，为了掩盖少校的尸体，他发动了一次历史上最为愚蠢的进攻，令八百名英国士兵奔赴死亡。而另一篇《沃德利失踪案》除了展示出罪犯的令人发指的杀人动机外，还进一步挖掘了引发这个杀人动机的那个被害者的原动机。达蒙杀死沃德利的动机很简单，不愿受到沃德利的勒索和出卖。而沃德利勒索他的动机实在令人震惊。他的被监护人因为他早年的犯罪记录，曾拒绝他的求婚。为此，一个脆弱的心灵堕落了。为了报复，沃德利决定将她嫁给一名真正的罪犯。“一个姑娘，一个尚不谙世事的姑娘，拒绝嫁给他，只因为他曾

堕落灵魂的暴露及拯救，读者看到的是吉·基·切斯特顿毕生矢志不渝地信奉的教义：世人都犯了罪，本要殒灭在永远的刑罚里。而耶稣替罪人死，使一切相信他的人的罪过得到赦免，不再灭亡，反得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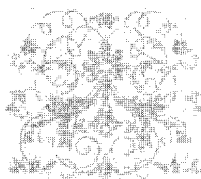
上海大学外国文学教授

黄福善

2007年4月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 Collection of
Father Brown Stories*



目录

蓝宝石十字架	1
神秘花园	21
飞星	44
隐形人	60
错误的形状	78
上帝的锤子	99
阿波罗的眼睛	116
断剑的标志	132
三件致命凶器	153
盗贼乐园	168
凯撒头像	190

Contents



彭德拉根家族的传说	207
布朗神父的童话	230
天堂之箭	246
狗的神谕	276
带翼的匕首	299
不翼而飞的金鱼	326
沃德利失踪案	347
天下第一罪	368
神秘的哀悼者	386

蓝宝石十字架

清晨，天空中泛起一抹银光。碧波荡漾的蓝色大海上，一艘客船从海天交接的地方徐徐驶来，缓缓地停靠在哈维奇港。船上如同苍蝇般涌出黑压压的一群人。其中有一位我们必须关注的人物。此人外表并不显著，而且他本人也有意不让自己显得太醒目。除了那身华丽的节日服装与一脸严肃的公事化表情稍微有些反差外，他真的没有什么地方引人注意了。这人身穿一件浅灰色的小夹克和白色马甲，头戴一顶系有蓝灰色丝带的银色草帽。瘦削的脸庞在服装的映衬下显得发黑，下巴上留有一撮带有西班牙风格的黑胡须，让人不由得联想起伊丽莎白时代流行的皱领。他抽着香烟，脸上流露出一游手好闲者常有的那种严肃神情。他身上没有任何迹象能表明，那件灰色夹克中藏有一把填满子弹的左轮手枪，白色马甲里装有一枚警徽，而银色草帽下面则是一颗全欧洲最聪明的脑袋。此人正是巴黎警察局局长瓦伦丁，世界声名显赫的大侦探。此时，他正从布鲁塞尔赶往伦敦执行本世纪最伟大的追捕行动。

弗兰博就在英国。三国警方都在追踪这名要犯。他们从根特追到布鲁塞尔，又从布鲁塞尔追到荷兰。此时伦敦正在召开圣体大会^①。人们推测弗兰博会利用会议的经验不足和混乱状态作案，或许他会扮成与大会相关的秘书或小职员。

① 为敬奉耶稣圣体而隆重举行的宗教集会，其中包括举行弥撒、明供圣体、圣体游行、圣体降福以及公开讲道等。

不过，有一样是弗兰博再巧妙的伪装也掩饰不了的，那就是他独特的身高。如果瓦伦丁的敏锐目光捕捉到一个卖苹果的高个儿妇女，一名身材高大的近卫兵，甚至是一位还比较高的公爵夫人，他都可能会当场将其逮捕。但在瓦伦丁乘坐的火车上，没有人可能会是伪装后的弗兰博，就好像猫不可能会是伪装后的长颈鹿一样。瓦伦丁已经确定船上的那批乘客中没有自己要找的人。从哈维奇港及途中上车的无疑只有六人。先是上来一名身材矮小的铁路官员，他要一直坐到终点站；过了两站又上来三个相当矮小的菜农；在埃塞克斯小镇上来一位非常矮的寡妇；最后，在埃塞克斯的一个小村庄又上来一位很矮的天主教神父。看到最后这一位时，瓦伦丁放松了警惕，并几乎笑出声来。这名小个子神父看起来就像个东正教的傻瓜。一张又圆又呆的脸，宛若诺福克的面团，灰色的眼睛则空洞得像北海。他带着好几个连自己都拿不过来的牛皮纸包裹。无疑，圣体大会吸引了很多这样的人，离开自己的居住地，他们盲目、无助得就像刚被掘出地面的鼯鼠。从严格意义上讲，瓦伦丁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不喜欢神父。不过，他同情神父，而且眼前的这位神父又几乎能激起任何人的同情。这个小个子神父拿着一把破旧的大雨伞——时不时地掉落在地上。他几乎搞不清自己那张往返票的正反端，还带着一种白痴般的单纯给车上的人们解释说，自己必须得小心，因为其中一个牛皮纸包裹里装着嵌有蓝宝石的纯银器。埃塞克斯人的坦率和圣洁的淳朴在他身上形成一种奇怪的结合，让这个法国人忍不住感到好笑。最后神父和他的包裹（竟真的）到了托特纳姆。这个小个子神父搬完包裹，又回来拿取落下的雨伞时，瓦伦丁甚至还好心提醒他不要因为要小心照顾，就把银器的事情告诉别人。但无论同谁讲话，瓦伦丁的眼睛总是直盯着其他人。这个大侦探密切留意着每个高过六英尺的人，不论男女、贫富，因为弗兰博的身高就是六英尺四英寸。

瓦伦丁在利物浦大街下了车，不过，凭心而论，他相当确信自己到目前为止尚未漏掉弗兰博的任何线索。瓦伦丁先来

阿里斯蒂德·瓦伦丁是个高深莫测的法国人，而法国人的智慧又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瓦伦丁不是“一台会思考的机器”，因为那是现代宿命论和唯物主义的愚蠢用词。机器之所以就只是机器，是因为它不能思考。但瓦伦丁是一个会思考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平凡的人。瓦伦丁所有的杰出成就，看起来像是用魔术变成的，实际上却是通过单调乏味的逻辑推理以及清晰普通的法国式思维获得的。法国人不是靠提出悖论，而是靠贯彻真理来震惊世界的。他们把真理贯彻得非常彻底，就像当初在法国大革命中那样。正因为懂得逻辑推理，瓦伦丁才深知逻辑推理的局限性。只有对机车一窍不通的人才会抛开汽油谈驾车；同样，也只有对逻辑推理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抛开坚强有力、无可争议的基本原理去空谈推理。现在瓦伦丁就没有强有力的基本原理。弗兰博是在哈维奇失去踪迹的，如果确实是在伦敦，那弗兰博可能会伪装成各种各样的人，比如温布尔登^①的大个儿流浪汉或大都会饭店的高个司仪。不过，处于这种一无所知的状态下，瓦伦丁有他自己的观点和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瓦伦丁就依靠难以预知的意外。在不能遵循理性的轨迹时，他就冷静、谨慎地遵循非理性的轨迹。瓦伦丁不去那些诸如银行、警察局、人群聚集地之类的适当地方，而是有计划地去一些不适宜的地点。瓦伦丁去敲每一座空房子的门，拐进每一条死胡同，走入每条被垃圾封死的小巷，徒劳无功地绕遍每条新月形的小道。瓦伦丁极合逻辑地为自己的疯狂举动辩护。他说，一个人有了线索往往是最糟糕的，如果毫无线索可循，反而是最好的，因为那样追捕者和被捕者洞察异状的机会是等同的。一个人必定要从某处开始，而这一处最好就是另一人可能停止的地方。伸向饭店的那段台阶以及饭店的安静与古怪，激起了这位大侦探不寻常的浪

① 英格兰东南部城市，位于伦敦附近，是著名的国际网球比赛地。

漫想象，于是瓦伦丁决定随意去看看。他走上台阶，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叫了一杯纯咖啡。

现在已经是半晌了，不过瓦伦丁还没有吃早饭。桌上别人吃剩下的早餐，让瓦伦丁意识到自己的饥饿，于是他又点了一份荷包蛋。陷入沉思的瓦伦丁机械地往咖啡中加了一些糖，现在他满脑子里都是弗兰博。瓦伦丁回想起弗兰博是如何逃脱的，一次是靠把剪刀，一次是趁房子失火，再一次是不得不为一封未盖邮戳的信付费，还有一次是让人们从望远镜中观看一颗可能会毁灭地球的彗星。瓦伦丁认为自己这颗侦探的头脑并不逊色于那个罪犯的脑袋，确实是这样。但瓦伦丁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利之处。“罪犯是有创意的艺术家，而侦探则只是评论家。”瓦伦丁带着一抹酸涩的微笑自言自语道。他慢慢举起咖啡送至嘴边，刚抿了一口就迅速放了下来。咖啡是咸的，瓦伦丁把盐倒进了咖啡里。

瓦伦丁望着那个盛有白色粉末的容器。那确实是个糖瓶，就像香槟酒瓶应该用来装香槟一样，这个瓶子显然应该用来装糖的。瓦伦丁很纳闷，饭店的服务人员为什么竟会把盐装在里面。他四下察看是否还有其他的瓶子。是的，还有两个装得满满的盐瓶。或许盐瓶中的调料也会有些奇特之处吧。瓦伦丁尝了尝，是糖。于是，瓦伦丁振奋起精神，好奇地在饭店里四下打量，想看一看这种把糖放进盐瓶、把盐放进糖瓶的奇特艺术品位在店中是否还有其他的表现。除了一面贴满白纸的墙壁被溅上某种奇怪黑色液体外，整个饭店看起来相当整洁、舒适和平常。瓦伦丁摇响铃铛，召唤侍者。

侍者匆匆赶到。由于时辰尚早，这名侍者仍然头发蓬乱，睡眼惺忪。瓦伦丁（对这一较简单的幽默形式不无欣赏）让侍者尝尝糖，看它是否与饭店的崇高声誉相符合。侍者尝了一口，结果顿时咧开大嘴，清醒过来。

“你们每天早上都和客人开这种微妙的玩笑吗？”瓦伦丁问道，“老是把糖和盐对换过来，你们不厌烦吗？”

瓦伦丁话语中的讽刺意味已经相当明显了。侍者结结巴

巴地向瓦伦丁保证，他们当然没有这种意图，这肯定是个最奇怪的错误。他拿起糖瓶看了看，又举起盐瓶瞧了瞧，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困惑。最后这名侍者突然说了声“请原谅”就匆匆离开了，几秒钟后侍者领来了饭店的经理。经理也是先研究一下糖瓶又研究一下盐瓶，然后也露出了同样困惑的表情。

突然，侍者口齿不清地冒出一串话来。

“我想，”这名侍者急忙结结巴巴地说，“我想是那两个神父干的。”

“哪两个神父？”

“就是那两个神父，”侍者说，“他们把汤泼到了墙上。”

“把汤泼到墙上？”瓦伦丁重复道。他确信这肯定是某种意大利式的奇怪暗喻。

“是的，是的，”侍者指着白墙纸上的黑色污迹，兴奋地说，“就泼在那边的墙上了。”

瓦伦丁怀疑地望着饭店经理。经理接过侍者的话，详细地解释起来。

“是的，先生，”经理说，“的确是这样，尽管我认为这与糖和盐的事没有什么关系。今天有两个神父很早就来喝汤，当时饭店才刚开门。他们都是相当安静、可敬的人物。一个先付完账离开了，另一个看起来有些迟钝。他又花了好几分钟的功夫才把东西收拾好，不过最终也离开了。但就在要离开的一刹那，那个神父故意端起杯子，把里面剩下的半杯汤泼到了墙上。当时我正在里屋，服务员也是。所以当我冲出来时，只看见墙上溅了汤，而屋内已经空无一人了。这倒没造成什么特别的损失，不过实在无礼得令人讨厌。我想要上街抓住他们，可这两个神父早已走远了。我只看到他们转过街角，去了卡斯代尔斯大街。”

瓦伦丁站起身来，戴上礼帽，拿起拐杖，准备离开。他已经决定，在脑海一片漆黑的状态下，自己只能顺着第一根古怪的手指所指引的方向前进——这根手指确实相当古怪。付完钱，关上身后的玻璃门，瓦伦丁很快就转到另一条街上。

“他们朝哪儿走了？”瓦伦丁问。

“沿左边第二条马路走下去，然后又穿过了广场。”对方迅速答道。

“谢谢。”瓦伦丁说完就如精灵一般消失不见了。

在第二个广场的另一侧，瓦伦丁看见了一名巡警，便走过去说：“有急事要问你，警官，你有没有见到两个戴铲形帽的神父？”

警察吃吃地笑起来。“先生，我见过。如果你要问的话，他们中的一个喝醉了，站在路中间发呆——”

“那这两个人朝哪儿走了？”瓦伦丁打断他的话。

“他俩上了那边的一辆黄色公共汽车，”这个警察说，“车是开往汉普斯泰德的。”

瓦伦丁出示了他的警官证，然后快速地说：“叫上两个人，和我一起去追。”话音刚落，他便精神抖擞地穿过马路。瓦伦丁充沛的精力感染了那名呆滞的警察。警察也开始敏捷地执行起命令来。一分半钟后，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个巡警和一名便衣警察加入到瓦伦丁的行列。

“那么，先生，”这个巡警傲气十足地笑着说，“什么——”

瓦伦丁突然用手杖一指。“上了那辆公共汽车我再告诉你们。”说着，瓦伦丁便飞奔起来，闪躲着穿过了混乱的车流。三个人终于气喘吁吁地坐上了那辆黄色公共汽车。这时那名巡警又说：“要是坐出租车，我们能比这快四倍。”

“非常正确，”大侦探瓦伦丁平静地说，“只要我们知道要去哪儿。”

“那您要去哪儿呢？”这个巡警目不转睛地盯着瓦伦丁，问道。

瓦伦丁皱着眉头抽了几口烟，然后拿开香烟说：“你要是知道一个人正在做什么，就能赶到他的前头；但你要是想猜出一个人正在做什么，那就得跟在他后头。他闲逛你也闲逛，他停下来你也停下，要和他走得一样慢。这样你就能看到他所见到的，做出他所做的事情。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密切关注

窗的地方。”

“什么窗？什么提示？”那名巡警问道。“为什么？有什么证据能说明这件事和那两个神父有关？”

瓦伦丁气愤地几乎折断了自己的竹杖。“证据！”这个大侦探喊道，“天呢！这人竟要找证据。啊，当然了，这事只有二十分之一的可能与他们有关。但我们又能怎么办呢？难道你没看出来，我们要么就顺着这一疯狂的可能性找下去，要么就只能回家睡大觉？”说完，瓦伦丁闯进饭店，两名助手紧跟其后。三个人在一张小桌旁坐下来，一边吃着早已过点的午餐，一边从内部观察着玻璃上那个星形的碎洞。但即便是这时，他们也没能得到什么信息。

“我发现你们的窗户破了。”结账时，瓦伦丁对待者说。

“是的，先生。”正忙着弯腰找钱的侍者答道。瓦伦丁默默地塞给他一笔丰厚的小费，这名侍者立刻直起身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啊，是的，先生，”这个侍者说，“那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先生。”

“真的吗？给我们讲讲吧。”瓦伦丁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好奇，说道。

“噢，两个穿着黑袍子的绅士走进来，”这名侍者说，“就是那种到处乱跑的外地神父。他们安静地吃完一顿廉价的午餐，其中一个付了账，离开了。另一个也正要追上去，这时我又看了一下手中的零钱，发现那个人多付了三倍的钱。‘喂，’我对就要出门的那个家伙说，‘你们多付钱了。’‘哦，’那人相当冷静地问道，‘是吗？’‘是的。’说完，我拿起账单给他看。啊，那真让人印象深刻。”

“什么意思？”这个大侦探问。

“噢，我可以对着七本《圣经》发誓，我本来在账单上写的是4先令，但现在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上面写的是14先令。”

“哦？”瓦伦丁只是缓缓地动了动，不过目光却相当热切。“然后呢？”

阳的余晖在人们这些极端庸俗的行为中越来越深、越来越暗。瓦伦丁站在山坡上，望着山谷，看到了自己要找的人。

在远方逐渐散去的黑色人群中，有一个特别黑但却还没有散开的小群体——那是两个身穿牧师服的家伙。尽管他们像昆虫一样微小，可瓦伦丁还是能看出其中一人比另一人要矮很多。虽然另一个人像学生一样弯着腰，举止也毫不显眼，但瓦伦丁仍能辨别出此人足有六英尺高。瓦伦丁不耐烦地转动着手杖，咬紧牙关向前走。不一会儿，瓦伦丁就充分缩短了和那两名神父的距离，就像用了高倍显微镜似的，把他们放大成两个黑色的人影。这时，瓦伦丁才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这让瓦伦丁大吃一惊，不过却也在他的意料之中。不论那个高个子的神父到底是谁，反正那名矮个子神父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那是瓦伦丁在哈维奇的火车上遇到的朋友，一位来自埃塞克斯的小个子神父。瓦伦丁已经警告过这个神父要留意自己的包裹了。

现在，就目前情况而言，一切都已对上号，并且合情合理。通过调查，瓦伦丁得知那天早上，布朗神父从埃塞克斯带来一个镶有蓝宝石的银质十字架。布朗神父要在圣体大会上把这个价值相当可观的古物展示给外国的神父们看。无疑，这个古物就是那镶嵌着蓝宝石的银器，而布朗神父也就是他在车上碰到的那个易上当的小个子。瓦伦丁发现的事情弗兰博也发现了，这并不奇怪，弗兰博发现了一切；弗兰博一旦听说了蓝宝石十字架的事，就会尽力把它偷到手，这也不奇怪，这是自然界有史以来最自然的事；更不奇怪的是，弗兰博会用自己的方法对付那个带着雨伞和包裹，以及无助得像只小绵羊的神父。任何人只要用根绳就能将布朗神父这种人牵到北极，因此，毫无疑问，像弗兰博这样的演员，将自己装扮成神父，就可以把他领到汉普斯泰德西斯公园。到目前为止，案情已相当清楚了。瓦伦丁对小个子神父的无助深表同情，同时也为弗兰博竟向这样好骗的人下手而深感不齿。瓦伦丁努力回想起中间发生的一切和所有引导他获得成功的细节，绞尽脑汁地想从中找

则低垂着头讲话，似乎没有资格去观赏天上的繁星。但在任何一个洁白的意大利修道院或黑色的西班牙大教堂，都不可能听到比这更单纯的神职人员谈话了。

瓦伦丁最先听到的是布朗神父的话尾，“……在中世纪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由于有了众神明，人类才不会堕落。”

高个子神父点了点低垂的头，说道：“啊，是的，这些现代的异教徒们总求助于他们的理智，但望着那不计其数的星体，谁能感觉不到我们上方有一个奇妙的宇宙，在那儿理智是完全不合情理的？”

“不，”布朗神父说，“理智总是合情合理的，即便是在地狱的最边缘，在事情不为人知的含混状态。我知道人们指责教会贬低理智，但事实恰恰相反。在世上，独有教会把理智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也独有教会承认上帝本人是受理智束缚的。”

高个子神父抬起严肃的面孔，望着星光闪烁的夜空，说道：“然而有谁知道如果在那无尽的宇宙——”

“只是物质形体上的无尽头，”小个子神父猛地转过身来说道：“从逃脱真理法则的意义上讲，宇宙是有尽头的。”

瓦伦丁正默默地站在树后，愤怒地撕扯着指甲。他几乎听到了那两名英国侦探的窃笑。出于某种荒谬的猜测，瓦伦丁把那两人拖到这么远的地方，却只听到两个温和的老神父在闲聊一些哲学上的问题。烦躁的瓦伦丁漏掉了高个子神父同样精辟的对答。他再接着听的时候，又是布朗神父在讲话了。

“最遥远、偏僻的星辰也要受理智、正义的掌控。看看那些繁星，难道那些星星看起来不像是一颗颗璀璨的钻石和蓝宝石吗？好吧，你可以异想天开地尽情想象植物学或地质学上的事情。想象宝石的森林、钻石的叶子。想象月亮是蓝色的——一枚巨大的蓝宝石。但不要以为所有这些天文学上的胡思乱想能对行为上的理智和正义产生些微影响。在猫眼石铺成的平原上，在用珍珠砌成的悬崖下，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告示牌：‘你不应该偷盗’。”

瓦伦丁听到这些谈话深受重创，他感觉这是自己生平所

做的最荒唐的事情。瓦伦丁一直僵硬地蜷缩在树后，现在他打算起身，尽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离开，就在这时高个子神父的沉默又让他停了下来。瓦伦丁静静地待在那里，直到那名神父再次开口讲话。过了好久，高个子神父终于说话了。他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坦率地说：“呃，我认为其他的星体要具有比我们更高的理性。天空的奥秘是深不可测的，而我作为其中一分子只能低下头来。”

然后，他依然皱着眉头，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和声音，继续说道：“把那个蓝宝石十字架交出来，怎么样？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能把你当成稻草人一样撕得粉碎。”

丝毫未变的姿势和声音给骤然转换的话题平添了一种异样的暴力色彩。但古物的守护者只是微微转了一下头，那张多少有些愚蠢的脸仍旧朝着星空。或许他根本没听懂，也或许他听懂了，只是吓呆了。

“是的，”高个子神父的声音和姿态仍未发生变化，“是的，我就是弗兰博。”

停了片刻，他又说：“喂，你到底交不交出那个十字架？”

“不。”小个子神父说。这个字听起来有些古怪。

弗兰博突然撕掉所有的宗教伪装，靠在椅背上，发出了低沉的长笑。

“不，”弗兰博喊道，“你不会给我的，你这个妄自尊大的教士。你不会给我的，你这个禁欲的小笨蛋。要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不会给我吗？因为我已经得到了那个十字架，就在我的胸袋里。”

黄昏中，埃塞克斯的小个子神父缓缓转过那张看上去有些茫然的脸，带着一种“私人秘书”式的怯懦热忱，说道：“你确定吗？”

弗兰博快乐地高声大喊。

“说真的，你就像三幕喜剧一样好笑，”弗兰博喊道，“是的，我非常确定。我想到按照你的包裹做了一个复制品。现在，我的朋友，你得到的是复制品，而我拿到的是珠宝。这是一个古老的妙计，布朗神父，一个非常古老的妙计。”